

美国俄州一家制药公司新近开发了一种治疗十二指肠球部溃疡的药物，经过一段时间的临床试验，效果不错，经过州食药局审核批准，可以推向市场。

该公司希望能在短时间内让最大的患者群知晓并接受，于是选择了州电视三台这一覆盖面最大的媒介来广而告之。不过非得物色一位名人来摇旗呐喊推波助澜，于是想到了菲德勒尔先生。

菲德勒尔是当今俄州一位颇有名知名度的影视剧演员，人也长得帅气。于是该公司派员通过菲德勒尔的经纪人找到了菲德勒尔的府上，请这位偶像派演员作为该药品的代言人，即请菲德勒尔代言制作一则75秒钟左右的电视广告，企图通过菲德勒尔的帅气形象和极具磁性的声音尽快打响该药品的知名度。该公司支付给菲德勒尔代言酬金为150万美元。

这个数字对菲德勒尔来说，当然是极具诱惑力的，这一唾手可得的酬金要等同于3个月拍摄影视剧的报酬总数。不过，菲德勒尔平时身体很棒，既能吃又能喝，根本没有患上十二指肠球部溃疡之症。但为了承接这则酬金不菲的药品电视广告，菲德勒尔却没有考虑那么多了，就爽快地和该制药公司签订了电视广告合

不在“刀刃上跳舞”

闻立

同，并由菲德勒尔经纪人负责物色了一家广告制作公司到该制药公司现场拍摄药品电视广告。

一个星期后，该电视广告在州电视三台黄金时间段播出，其画面镜头是：菲德勒尔手持一盒该药，先是皱着眉现身说法称：自从3年前患上了十二指肠球部溃疡，服用了许多相关药物，不见效果。说到这儿，菲德勒尔马上转忧为喜道：自从服用了这一药品后，十二指肠球部溃疡就渐渐地被治愈了。这时候

又响起悠悠的画外音：请相信菲德勒尔先生，菲德勒尔先生的推荐是没有错的。

这则电视广告播出后，反响效应立刻显现了。每天，州内外数以万计的十二指肠球部溃疡患者纷纷到附近的医药连锁店购买这种药品，使得该制药公司销售部的要求批购进货的电话此起彼伏，响个不停。

然而事情的发展并没有像想象中那样乐观，麻烦紧随着而来。一位曾和菲德勒尔同居过5年多的女友打电话给州食药局，称菲德勒尔在电视上撒谎，因为他从没有患十二指肠球部溃疡病。州食药局得知后立即联合警察署派员一同展开调查，从菲德勒尔病历档案着手，再

结合询问了数10位与菲德勒尔很熟悉并有过密切交往的人，都不约而同地证明菲德勒尔根本没有患过十二指肠球部溃疡病症。

事实胜于雄辩，菲德勒尔的确属于见钱眼开而口是心非的艺人，昧着良心充当了该药品电视广告代言人。于是，州食药局和警察署“请”菲德勒尔赶到该制药公司销售部“说说清楚”。菲德勒尔面对调查人员咄咄逼人的眼光，不得不低下头承认“自己犯了一个难以饶恕的不诚信错误”。随后在电视上向观众致歉，请求谅解。好在该药品治疗十二指肠球部溃疡的效果的确很好，患者没有向菲德勒尔兴师问罪。

菲德勒尔将150万美元的代言电视广告酬金上交给警察署，另被罚款5万美元，3年内被严禁参与拍摄任何媒介广告，其档案里添写了不光彩的一节。与此同时，该制药公司也被罚款180万美元，该药品电视广告被封杀，理由是“让不是感同身受的人代言，会误导同病的患者”。

鉴此，当今美国众多的演艺人员，充当产品广告代言人，是非常谨慎的，尤其是食品类药物类广告，更是慎之又慎，即使酬金再怎么丰厚，也不会为之心动。用他们其中一些人的话来说：情愿舍命拍高难度危险的动作片，也不愿意做舒服的商品广告代言人，因为那是在刀刃上跳舞……

吴中路旁这家陌生的汽车修理厂，老板姓张，近四十的模样。交谈中互递了名片后，他热情地邀我到他楼上的办公室，泡了杯好茶。聊天中，他说起二十年前在乌鲁木齐学生意，有一次生了病，因为钱不够，举目无亲的他晕乎乎地蜷缩在医院门口。后来，一位素不相识的护士垫钱给他看了病。在住院的日子里，这位护士不忘照料他，还买来营养品。他身体痊愈后，这位护士阿姨仍然记挂着家在远方的“小弟弟”，家里有好吃的忘不了他，假日里还带他上公园玩。讲完故事，老板两眼亮晶晶地看着我：她和你同姓！

嗨，我这稀少而不起眼的姓，在张老板这里挺吃香呢。也许怕我不信那个故事，他顺手拨通桌上长途电话，顷刻与新疆那头的“阿姐”亲热地聊了起来。车修好，张老板只收了点材料费。出了大门，看见他仍站在车间门口朝我招手呢。每想起这儿，心

地向外辐射的。因为工作的关系，我认识一位饱受苦难的女子，叫杜惠芳。当其丈夫和儿子先后患了“共济失调”的不治之症，她用“女人的脊梁”顽强地支撑着整个家庭和亲人生存的时候，得到了所在上海冲剪机床厂和社会上许多人的帮助。对这些帮助她充满了感恩之情，总是想回报社会。在常人难以想象的困境中，她极其认真地做好所负责的企业审计工作，为厂里节省了大量工程资金，还在社会上乐于帮助他人。熬过异常艰辛的27个年头后，丈夫和儿子相继离她而去。前几天，她来我家走走，喃喃地吐露了一个心愿：等空闲下来，要到敬老院去当志愿者，照料那些手脚不便的老人。

提起敬老院，又想到一个故事。附近新泾镇敬老院的院长前不久打电话来，希望再去报道一下老人们“飞来的女儿”。原来，这“飞来的女儿”是我六年前一篇通讯的标题，写“海归”女子秦娴，因偶然机会与这家敬老院的老人结了缘，此后的一年多里，每月的21日她都到敬老院来，参加为当月生日老人举办的集

最近，读到苏宗仁先生的文章，谈到1930年天津《北洋画报》选举“女伶四大皇后”（后称“四大坤旦”）的往事。虽然，事情仅相隔了半个多世纪，有些当事人也还在世，但是，历来的京剧史书、辞典与回忆录等文章，经他逐一查对，居然没有一种是说得完全正确的。各执一词，都不同。近来，只有天津的刘嵩昆先生经过查阅当年的《北洋画报》，掌握了选举“女伶四大皇后”的全过程，才总算查出了真正的结果。原来，《北洋画报》逐日以选票计算，最后选出的前四名为：

胡碧兰(25534票)、孟丽君(21767票)、雪艳琴(20809票)、章遏云(19131票)。另外，排在第五位的是新艳秋(9650票)。

这个结果，是刘嵩昆先生按照《北洋画报》的原始资料所查出来的，令人信服，可作定论。自然，当年的选举“名伶”，和如今的“超女”投票，大同小异，除了一定的艺术含量以外，还有着各种人为的因素。有些甚至是“功夫在戏外”，乃是捧场的“粉丝”们搏杀较量的结果。选上的未必是最好的，名次的排列也不会尽如人意。经过一定时期的历史检验，谁的艺术生命力更为长久，自会显现出来。或褒或贬，尽可评说。但是，就事论事，却理当尊重历史事实，不能够人云亦云，随着客观情

扑朔迷离的“四大坤旦”

邓小秋

况的变化而任意更改。更不应该随心所欲，想当然地杜撰历史事实。萝卜青菜，各有所爱。“名伶”与“超女”，都有不同的

碧兰。奚啸伯的回忆录则是：章遏云、新艳秋、金又琴、胡碧兰。袁世海的回忆录则是：章遏云、雪艳琴、新艳秋、陆素娟。甚至连当选者之一的章遏云的回忆录《章遏云自传》中，记载得也有错误。她的记忆是：章遏云、雪艳琴、新艳秋、胡碧兰。这些所有的有关的权威史书、文章，居然都与事实不符。这不仅是误导后人，并且歪曲事实。实在令人感叹万千，深觉遗憾。

“四大坤旦”的评选，是京剧界一桩颇有影响的盛事。谁知记载此事的文献，竟是如此的混乱与讹误。作为一些权威史书的作者，没有认真地查对当年的原始资料，因而才会出现这些缺憾。其实，不仅是“四大坤旦”的评选，是这样的扑朔迷离。就是最有影响的“四大名旦”的产生，究竟原来是评选“五大名伶”，还是只是评选他们的新戏，至今也没有确实的说法。事过境迁，沧海桑田。当年的情景已成为陈迹，但我们还是应该尽量还历史的真实面目。



</div